唐　李冗前明州刺史賜紫金袋魚李冗篆

吳公子光饗王僚令專諸侍置劒於炙魚腹中因進魚抽劒刺殺王僚

晉羊祜字叔子爲荆州守有恩及閭里及死閭境並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諱之襄陽百姓於峴山立墮淚碑

王允欲殺蔡邕邕馬日磾曰邕逸才多藝詳漢傳事何可害之允曰漢武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

今豈可使佞臣執筆我輩等蒙其訕議耶遂殺之

魏陳壽撰三國志丁厷俱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與我千斛米當爲尊公立佳傳其子不與之遂不作傳

晉王濛劉惔並爲中書侍郎及宋輔政俱加侍中時人故號爲入室之賓也

漢趙堯爲周昌侍御史人謂之曰趙堯乃奇士也必代君爲大夫昌曰堯刀筆吏何至此也後昌爲趙王相高帝持大夫印視堯口無以易堯乃授堯

晉帝問王夷甫曰壽陽以東常澇壽陽以西常旱何也夷甫曰壽陽以東吳人亡國哀音鼎足強邦一朝失職嘆憤爲陰陰積成水故常澇壽陽以西中國新平殃吳美寶盡入志盈心滿常歡娛故旱

周暢爲河南尹時久旱禱祠無應乃收埜傍城客死骸骨百餘具遽降大雨年穀豐稔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鬣後因獵獻於文帝

武陵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

崔豹古今注齊王后怨死屍化爲蟬遂登庭樹嘒唳而鳴後王悔恨聞蟬即悲嘆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恭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百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百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不知其由泰歸問焉乃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法嚴寺

晉王導子悅年二十有名爲中書郎導嘗夢人以百萬買悅於夢中領之導寤不樂亟爲祈禱未幾修墻掘得錢百萬導意惡之一皆不用及悅病導復夢一被甲持刀自稱蔣山侯索食食畢作色謂導曰公見已賣與他言訖覺翌日悅卒

漢景帝好遊獵有獵人見虎無便得之乃爲珠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

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之山果見此虎死在叅所
乃命剥取皮牙餘肉悉化爲虎而去
後漢馬畧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績
命而已鄉里謂之潜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
遂拜關内侯光州刺史畧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
避路
呂氏春秋曰齊有二烈士別於路相與沽酒共飲其
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肉也無須往市
因以刀各割身肉遞相食啖須臾酒與肉皆盡而
俱死
梁武帝大清三年侯景反圍臺城遠近不通簡文與
太子大器爲計縛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謂
景曰此必厭勝術不然即事達外人令左右射之及
墮皆化爲禽鳥飛去
京房列傳曰房臨刑之時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入
天井舉朝皆哀之
王充論衡云漢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桐木刻爲
囚象鑿地爲坎致木人拷訊之若正罪則木人不

動如寃枉則木人搖其頭精感立政動神如此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波弋國人貢茶（茶）蕪之香若焚著衣而彌月不絕過地則土石皆香經朽木與腐草則皆榮秀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

後漢明帝楊后花面美色有顛狂病發則殺人唯內傳孟召爲文后（哀怒）每讀之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

玉箱記曰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間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劒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齊王冏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孿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梁武太清元年岳陽郡民王保幸種田六頃悉生嘉禾

周厲王時北斗與三台並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後兩主星復見

搜神記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先有大查當江損行舟若祠祭者查浮可見不祭者輒沈腊覆行舟祚

造大斧數十明旦往伐之其夕洶洶然波浪振驚查浮遂移去不爲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誦祚之德也

于寶搜神記曰零陵太守史滿有女悅書吏乃密使侍婢取吏食餘殘水飲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歲太守使抱出門兒匍匐入吏懷吏推之仆地化爲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皆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開墓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世墓中絕元帝渡江都建鄴

明月峽中二溪東西

三峽錄云宋順帝昇明二年峽人微生亮於溪中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之見一美女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稱唐高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亮曰既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女曰數以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

可忘有思卽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

成應元事統云車胤好學常聚螢光讀書時值風雨

胤嘆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

窻比常螢數倍讀書訖卽去如風雨卽至

漢黃覇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幷猩猩以獻覇問

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幷僕耳覇以其

物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歸其家家

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既爲吳辱嘗盡禮接士思以平

吳一日出遊蛙怒句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

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

而助平吳

搜神記曰馮稜妻死稜哭之慟乃嘆曰奈何不生一

子而死俄而妻復蘇後孕十月產訖而死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風雨雷電路傍

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

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禮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左

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崩於沙丘

漢高祖每戰親當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或言滅七十二黑子

柳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聞窻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七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東宮舍人

後漢劉聖公初得璽綬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繩繞聖公明日爲劉盆子將謝祿縊殺之亦繞星之象

曹操無道置發丘中郎謀金校尉數十員天下人冢墓無問新舊發掘時骸骨橫暴草野人皆悲傷其兇酷殘忍如此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野中喜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爲野人欺侮之多伐樹踐囿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爲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蚩尤是古之帝者兄弟八十一人皆銅頭鐵額食沙
啖石然卒爲黃帝所滅也

搜神記曰宋康王以韓朋妻美而奪之使朋築青凌
臺然後殺之其妻請臨喪遂投身而死王令分埋
臺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樹及大樹枝條相交有二
鳥哀鳴其上因號之曰相思樹

黃帝斬蚩尤冢在高平壽長縣高七丈時人常十月
祠之有赤氣如疋絳時人謂之蚩尤旗

西京雜記弘（彌）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受一文石
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聰敏爲天下通儒又
五鹿充宗受學成子（成子謂充宗曰我昔有人遺此石吾今病吐出將與汝）成子一日病乃吐此石充宗
受而吞之又爲名儒

晉陶侃微時丁父艱將葬忽失牛不知所在遇一老
父謂曰前有一牛眠（汚）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
指一山云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
牛得之因改葬地

漢太尉楊震以忠貞見黜及還洛歎曰吾居上司疾
姦臣樊豐之狡不能誅知帑藏空虛而不能富因

飲鴆而卒門人寃之天子嘉之改塟日有大鳥翼一丈三尺集於柩前低頭垂淚塟畢乃飛去時人以爲忠貞所感

會稽記上虞蘭室山葛玄所隱之處有隱几化爲鹿鹿鳴即縣令有罪

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向五十年禽獸日遊目前有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及四時山果熟果大大鳥啣果小小鳥啣俱送郊齋中不知紀極嘆曰禽鳥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異日如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禽聚於庭悲鳴累日而去

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叶文帝即位嘗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愛不敢肆心因召植遊華林園飲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縊殺使者以弓弦三縊不死而弦皆頓絶植即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後不敢害植

華陽國志夜郎者有一女子浣服水濱忽見三節大竹筒至女前聞竹中兒啼剖而視之得一男收養

及長甚有武才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
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樵薪之外復汲山泉
以供姑飲一旦緝籠之下忽湧一泉清泠可愛時
人謂之顏娘泉至今利物
漢楊僕爲樓船將軍自以功高耻爲關外人請以家
財移關於新安有詔從之
列子曰韓娥過齊雍門鬻歌假食既畢而餘響繞梁
三日不絶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
對三日不食復作長歌於是雍門之人欣躍抃舞
不止乃厚賂遣之
項籍開始皇墓採取珠寶其餘不盡取者有金鳧飛
出墓外爲羅者所獲
漢武帝元封中浮圻國貢蘭金之涅其金生於湯泉
盛夏之日波浪常沸飛鳥不敢過居人不敢渡國
人於水邊見有此涅取爲器物色若紫磨金其滑
者如涅貢於漢帝漢帝取之常封函匣以辟邪魅衛青
張騫皆蒙此涅封璽綬帝既崩紫涅遂絶
石虎於太武殿前造樓高四十丈以珠爲簾五色玉

爲珮每風至即驚觸似音樂在空過者皆仰視愛之又屑諸異香如粉撒樓上風吹四散謂之芳塵

呂氏春秋曰有人臭者父母兄弟妻子道路皆惡之此人無所容足乃之海上海上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不能拋捨

晉文公時有蛇當道而橫文公以爲不祥反政修德令吏守蛇守吏夜夢有人殺蛇曰何以當聖人道覺而見蛇已壞矣

莊子云齊桓公出游於澤畔見一物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見人則捧其首公謂管仲曰此其侔乎仲曰此委蛇也見者必霸公後果霸其國爲五霸之首

魏公子無忌晬事忽有一鸇逐鳩鳩入公子案下鸇遂去令捕鸇取數百刻於庭下問之逐鳩者當伏翅有鸇伏罪於地乃殺之而放其羣鸇

後漢盧景初生項有一叢白毛數之得四十九莖後

四十九年卒

後漢裴安祖常息大樹下有鷙鳥逐一雄雉雉急投

安祖忽觸樹而死安祖哀之置於蔭地俄頃復生
乃飛去因寢見一人衣冠甚偉拜謝安祖曰荷君
保全故此伸謝安祖年八十而卒
後漢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夾車而行宏
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
至太尉
宋長沙王道怜字義慶在廣陵臥病食粥之次忽有
白虹入室就食其粥義慶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
聲響撼庭戶良久不見
列女傳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
而泣姑問泣何也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
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
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禍將至矣期年而答子
見誅
僞蜀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
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
後有鄭美人勢亦寵愛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姬三
人未幾勢爲桓溫所殺

吳道子善畫神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道子於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壁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劒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衰服若常時粧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劒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劒透空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俄頃之際魔魅化出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是

晉王愷有牛號八百里常瑩其踶角王武子戲與射賭以金敵之偶中的謂左右曰可生採其心作炙至食一臠而止

蜀將姜維既死剖其腹視其膽如斗大

左思搆三都賦門庭墻溷皆置紙筆十年乃就

漢張倉年老而無齒飲人乳過百餘歲終常感王陵母卒後奉陵妻朝夕侍諾如事其母

唐德宗朝有陽城者華陰人也其弟域兄弟雍睦坐卧相隨皆不娶妻朝廷以諫議大夫徵起性嗜酒常枕以江石每用質於酒家有得三數斛者料錢

入室即復贖之

唐文宗朝宰相路隨志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或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蕃終身不背西坐其寢西首晉桓玄貪穢金玉不離其手

吳隱之兄悔之葬毋設祭每祭慟絶至第七祭嘔血而死

要離羸瘦極每出遇順風即行逆風即倒

漢成帝趙飛燕身輕能爲掌上舞

唐高開道箭在腦中使醫鑿骨取出鏃與客飲酒談笑如常

唐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臨行戒曰吾甚愛汝慎勿與人相競弟答曰人唾面亦拭之而去兄曰只此不可凡唾汝面者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其於保身遠害皆如此類也

蒼梧王酷暴好殺嘗自持刀槊行見人即擊刺死之若一日不殺人即慘而不樂

何宴常服婦人之衣

晉陸雲字士龍家在吳久不得家信有犬黃耳雲摩其背謂曰與吾達一書至家得否其犬即搖尾因以竹筒盛書置之犬項旬日達家得報而還

陳正爲太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刀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瞽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乃罪黃門而釋正

漢武帝自甘泉至渭橋有女浴於渭水者乳長七尺上惟問之答曰後第七車當知我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使問之寬曰祭天星齋不嚴即此女見也梁沈約家書藏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緡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緡未窮時人謂錢爲王者以有元寶字也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上問左右

曰不見急召元寶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於狀
左右貴人啓曰何臣等不見元寶獨見之也帝曰
我聞至富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
故耳

玄宗幸蜀之時至東泰山內臣高力士攏馬請下東
北陳四拜奏曰陛下出幸忽遽不得親辭九廟此
山最高可望秦中玄宗悲感慟極左右不勝哀咽

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橐中裝萬金歸分五男各
令散居而賈携侍兒樂遊於五子之家每止十

日極其滋味承奉其寶劒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
訓導亦爲達見

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青生卒然心痛下馬爲摩其
心有頃書生卒子都提抱其囊中有素書一帙金十
餅乃賣二餅葬書生共餘枕之項下置素書腹上
而退其後數十年子都行有一駿馬逐之既而有
認馬者謂子都爲盜因問見所在子都具言於是
相隨往開墓取其見歸葬金八餅在項下素書在
腹上舉家詣官稱子都之德由是子都聲名大振

魏毛玠字孝先爲尚書人無敢以好衣食見者武帝嘆曰吾不及毛尚書能移風俗

竇嬰征七國時得賜千金置之廡下任人所取不入私室

宋昭王出亡謂其御者曰吾知所以亡者御者曰何以知之昭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麗者也發言舉事左右皆曰君聖者也吾內外不見其過安得不亡乎於是改行易操後三年美行於宋宋人迎之復位謚曰昭

晉王戎字濬仲性鄙吝家有綠李子熟時惠人必鑽破其核恐他人種植之

王登出爲荊州刺史送者盈路見路傍樹有一鵲巢乃自解衣上樹探弄鵲雛傍若無人

王右軍永和九年曲水會用鼠鬚筆蠶蠒紙爲蘭亭記敘平生之札最爲得意其後雖書數百本無一得及者太宗令御史蕭翼密購得之爵賞之外別費億萬太宗臨崩謂高宗曰以蘭亭殉吾孝也遂隨梓宮入陵

漢張騫奉使六月氐往返一億三萬里得蒲萄林安石榴植之於中國也

漢和億爲畿令常有一虎害人億令設檻得二虎億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億殺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獸皆出境吏人以爲神君

後漢鄭玄居山東有疑莫知所問遂往入關詣馬融三年不得見一日融大會遂見之登樓問其疑數十段皆決語畢遂歸融謂門人曰玄既歸吾道東矣

宋索綝報兄之讐手殺四十人

魯公儀休爲相歸見其妻織乃焚機而出謂其妻曰吾爲相食祿今爾奪百姓之利使民安歸哉

韓康伯隱藥肆賣價無二有二女子買藥不識康伯乃酬酢之康伯不移女子曰君何若康伯無二價也康伯乃逃去不知所在

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一旦有氣自天而下大如雞子入其口十月孕一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爲國害欲殺之東明走彎弓射水魚鱉浮出而爲梁

以渡東明

魏武帝嘗居銅雀臺及終令妓樂登臺望西陵而歌舞

鄭子華之弟子臧好聚鷸毛爲冠鄭伯聞而惡甚使盜誘殺之不喪身之災以其非法服也晉大醫司馬程據上武帝雉頭裘詔曰此裘非常服損費功用遂命火於殿前焚之

陶潛在家每酒熟即以頭上葛巾漉酒畢復冪之

晉羊琇字雄舒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有不易之有頃便可熟

漢文帝儉約常集諫書囊而爲帳所幸姬慎夫人衣不曳地

晉庾袞字叔褒父在常戒袞以酒及父歿日飲不止因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撝於墓前自杖三十遂終身絶飲

晉明帝十餘歲未爲太子元帝坐之膝上問曰日與長安孰近答曰日近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異之明日對羣臣復問之答曰

日遠長安近元帝甚驚問曰何以與昨日之對有異復答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愈奇之立爲太子

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爲日月星辰之狀言動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雞野鵠尚知天時況人乎哉

舜父瞽瞍納後妻讒言嘗笞舜舜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能保身於孝道

黃霸爲潁川太守召吏方食於野亭鳥攫食霸見吏曰汝爲鳥攫食耶吏驚以爲霸盡知其行止後不敢爲非

秦敗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氏子獨爲倉窖貯粟後穀食萬錢於是金玉寶貨盡歸任氏

何郤字敬祖日供口食計二萬錢而兼四方珎味雖三日帝廚之膳不及之也

呂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笑其用重求所輕也

唐初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東封過其家問之何以

致然公藝執筆唯書百餘忍字餘無他言遂旌表
其門
漢高祖既入關諸將劫珠玉寶貨唯蕭何獨收秦格
式律令奉爲漢名相功居第一
阮循字宣于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
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隋劉君良累代義居兄弟四人同氣大業末天下饑
饉其妻欲勸分居乃竊取庭樹中烏雛置諸窠中
令羣烏鬬競舉家惟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亂戰爭
之秋禽鳥尚不相容況人乎君良知其計卒遂
攬妻髮大呼曰此乃破家賊召諸兄弟哭以告之
而棄其妻居雖三院而共一厨
唐中宗爲天后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因拋一石於雲
中心祝之曰我爲帝卽此石不落遂爲樹枝閣之
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新得一古鏡進之中宗
照而其影中有人語曰卽作天子卽作天子卽作天子未決
旬踐居帝位
荀奉倩與妻情厚冬月婦病熱奉倩出露坐候體冷

即入慰之甚爲世所譏

玄宗幸蜀至利州吉伯渡有一白魚來御舟而過

河間王孝恭才智識畧時出於衆初受詔征蒲公祐（賴祁）

上有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坐驚畏左右不測孝恭

自省無負神祇此變應是公祐時人服其先見

太公封於齊於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

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

其出關遂止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

人與仲父言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左右有

聖人乎今東都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

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謂

三色曰歡欣衆悅鐘鼓之色愁悴哀憂衰絰之色

猛厲忠實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莒也曰君東

面而指之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

莒也

朱敬則亳州末城人孝友忠鯁舉世莫比門表闕者

六所古今無之

公儀休相魯國入園見妻蒔葵因拔去謂妻曰身爲國相與民爭利非理也乃逐其妻

晉文公出伐衛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逢桑婦而悅與之言然顧眄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是以竊笑之公悟其言乃止引兵而還未到有伐其北鄙者

昔有人海上日與鷗鳥狎引數百相從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遊可與俱來吾玩之明日其人

翔而不下蓋以機萌於心而物懼也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柘柘斬之於建康市凡百里之內草皆焦而死

符堅委政於王猛小大無疑猛卒其子皮謀反堅讓曰丞相臨終以十具中爲由不聞與子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驗也赦而不誅

唐卄露中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着鞋到直省所卽席地籍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經號慟無時國朝奪情惟通

得理

漢宣帝足下有毛所居常有光耀

晉顏含有孝行兄幾服藥過多死於家含遂開棺復生母妻家人盡勤倦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曾無勞怠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召門尉陳饒等二十三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乎饒等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難用陳饒對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即有不平之心是先諸己而責諸人其云何饒曰三斗之粟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食園果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携擲而士不得一嘗綾紈綺縠麗靡於常服而士大夫不得以爲緣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捐其所輕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鉛刀蓄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慙而避席曰燕過矣

燕曰先諸己而責諸人

廿一日天氣放晴將出山云係惠投此 沃好便宜同

獨異志卷中 終

獨異志卷下

唐　李冗

趙簡子死而未葬而中牟叛五日襄子舉兵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令退軍吏諫曰君誅有罪而城自壞者天助也曷爲退襄子曰吾聞於叔向曰君子不承人之危不扼人之險使其理城後攻之中牟聞之請降

太康畋於洛之表十日不返其弟五人輦其母以從終失國

漢王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呂后問計於張良曰南
山有四皓隱而不仕於秦太子卑辭延之若四老
人到(林)挾太子一助也於是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
生綺里季皆隨太子入謁高帝曰吾得天下
不到今從吾兒遊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等臣
來今太子賢明臣故佐之於是太子乃定高祖謂
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張嘉祐爲相州刺史至都詢故事皆云前後太守多
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則貶嘉祐按其圖籍自後

周尉遲迥死王事始也乃爲迥立廟四時享之後
三年入拜大金吾到吳競加以冕服而其後皆榮
遷去
漢耿壽昌置常平倉賤時糴粟貴時減價賣恤民以
成爲國之體也
唐崔羣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
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庄田以爲子孫
之計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
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

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君以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羣慙而退累日不食

唐魏元忠神氣剛直初爲洛陽令有罪戮於都市已坐訖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業之功特敕免之承制者走而傳呼釋元忠傳呼先至執捉者扶令起元忠曰敕未至豈可求生有頃方至觀者咸服其安閒神異也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携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漢惠帝時叔孫通諷上曰古者春有獻今櫻桃熟願陛下取之獻果皆自此始

北齊高洋兇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爲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唐滄景節度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棣州

時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於城上戰棚罵智
興軍吏耻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
可用抛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萬金
乃具抛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呌城
上飛動

漢承宮威名聞於匈奴匈奴欲識使人求見宮宮啓
帝曰域外重人形狀魁梧臣貌醜陋不如選壞偉
者示之帝以大鴻臚卿魏應代之

東漢宦者張讓趙忠持國權引用屠沽人登清貴靈
帝語左右曰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故卒
以滅漢者趙張是也

張安世每舉進賢達不令其知或有詣門謝者安世
亦不見終身恨曰安有拜官公庭謝恩私門乎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博於
上博者勝反面揜口而笑適有三客過樓下飛鳶嚙腐
鼠墮客客舉面值其笑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
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諺曰驕
奢之災禍非一致

漢邴原曼容養志樂外權勢仕至六百石卽免歸長
權而禍至也
張衡死蔡邕生時人以邕爲張衡後身
唐初有闞稜者善用長刀刀長丈餘每下刀斃數人
莫有嗣者
薄昭漢文帝舅以其殺漢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
臣衣喪服哭之昭遂自盡或云昭侍飲酌酒不滿
一郎糾之昭旣歸使人持刃殺糾者帝聞之怒故
有此

北方有匈奴形質皆人而足如馬蹄謂之馬蹄突厥
實滔久戍其妻蘇氏能詞織錦爲廻文詩敘離閒阻
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縱橫讀之皆有
賈逵年五歲姊抱聽隣家讀書及長俱能通經籍姊
問曰吾未嘗教汝何得致然答曰姊抱聽讀書皆
省之及成人更博羣書天下聞名載粟帛受業而
鍾繇年七十而納正室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參乘駙馬曹壽卒勑令擇國中

貴居第一者尚之責最貴主問之曰是常爲我參乘如之何使者答曰當世無如將軍者遂尚平陽公主

漢武帝乳母恃恩家人縱橫帝怒乳母流於邊入辭帝郭舍人謂曰母今出時但屢顧我當救母不行母如其言乃顧舍人舍人罵曰嫗回顧何爲帝壯矣豈假汝乳耶帝於是悅遂不流乳母

秦優旃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輒動時天雨甚武士被盾立於廷優旃欲救之戲曰被盾郎汝雖長立雨中我雖短立殿上始皇聞之乃命徙立廡下

漢高祖微時常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羨嫂厭叔佯爲羨盡覆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爲帝封其子爲羨侯（太公讓）或問帝帝曰其母不長者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語曰有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自古聖主明王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曰罪在寡人

梁元帝眇一目寵徐姬姬性妬後怨帝每召至即粧半面見之意者以帝一目非爲全面也帝視殺之

尸鄉有祝雞翁善養羣雞皆有名呼之販賣雞卵獲億萬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銛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裁於是執劒俱斬弟首堆積疊之立劒於中以心淬劒乃洞於胸聞者傷之

鄭之管城有居人鄭虔章者落魂盃酒間年五十餘無聞焉日醉歸寢賓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爲鬼拽臂入坑逡巡至膊其人荒吽親戚舉燭俱至相與牽爭而不能制漸入至胸臆頭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沒若墮水者乃合衆村鍬钁掘之深丈餘得一枯骨可長八九寸又復旁搜無所見因出而葬之

王鍔爲辛京杲下偏裨杲時帥長沙甚易之一旦擊毬馳逐既酣鍔仰天呵氣高數丈若白練上銜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之鍔終爲將相

此下有劉仁軌一條

西極有獻續絃膠者帝不信即斷而接之使人挽拽乃及他處斷而接者如故

魏國有女子極美麗踰時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瘡腫膿水不絕遇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犬走三十里歸而截犬右足挂之俄頃一赤蛇從瘡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

玄宗朝有張果老先生者不知歲數出於邢州帝迎於內禮敬甚問無不知者一旦有道士葉靜能亦多知解玄宗問果老何人靜能答曰臣即知之然臣言訖即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能活帝許之靜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血流偃仆於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兒多口過不謫之敗天地間事耳帝哀懇久之果老以水噀其面復生其後果老辭歸邢州所隱之處俄然不知所往也

後漢劉焉字君卿靈帝時爲太常見王室多故意求之交阯欲避難侍中董扶謂焉曰常見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益州遂拜之既而至蜀思扶之言咸

造乘輿旌旗一如王者之制忽一旦天火下燒所
造作物蕩盡焉疽背而死

始皇時長安縣忽有大水漲而欲沒縣主簿全幹入
白明府謂幹曰今日卿何作魚頭幹曰明府亦作
魚頭言訖遂階爲湖

唐宰相王涯奢豪貴極庭穿大井合木爲檻嚴其鎖
鑰天下寶玉琢珠瓌璧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飲
未幾犯法爲天兵收戮而赤族其肉色並如金

神異記注曰西南大荒中有獸形如兎人面而能言
心常欺人言東即西言南即北其名曰詭
異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
不見俄頃獵得一豹女復見曰可豎其尾於我處
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設自孫權始焉

三十國春秋僞前梁張重華在梁州欲誅西河張祚
祚廐馬數十匹同時皆無尾未幾祚遇禍

唐賈直言德宗朝父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
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
杯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

此下有張宗
孫一條

其父於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曰生死莫期不復相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啓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

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嗔怨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褕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敢慶賀帝大悅益重魏徵

曹操密語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挾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執汝汝勿言吾有重報於汝其人不悟遂緘默至於死操用此以惑衆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楚越

唐張文成七登科選員半千云張子之文如青錢萬揀萬中時人以文成爲青錢學士

唐狄仁傑爲大理寺丞申中上考考功駁下問有何勞績寺復執申曰歲凡斷獄一萬二千考功特昇

齊高洋殘酷其弟南陽王淳獻計令取羣蝎置斛中
倮斷一人爲蝎所螫哀號宛轉不勝其苦洋笑飛
書謂其弟曰有此樂事何不早言之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閤看肅宗
諫曰歷古今無臣下與君王同坐閱戲者上曰渠
有異相故攘之又嘗與之夜讌祿山醉化爲猪而
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龍首猪身無能爲也終不
殺之卒亂中國

河上公嘗居河上不知姓字無營欲不履城郭文帝
召之不至乃就見之自云窮老子一經甚倦侵於
世與帝語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豈無敬君之禮
乎公遂躍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雖
尊於我何加帝謝之乃下共論老子經之義帝不
能屈

陸雲有笑癖嘗謁司空張華華多鬚以袋盛之雲見
華不及拜而笑倒又嘗自服縗絰上船見水中影
笑而墮水幾至於(溺)死

下有漢武遷淮南王一條

太宗以魏徵爲人鏡謂左右曰以古爲鏡見成敗以銅爲鏡知美醜以人爲鏡知善惡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鏡

李衡江陵種橘千樹歲收其利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可爲汝業當終身衣食也

祭彤爲遼東太守三十年帝嘉其功賜錢百萬

周亞夫平七國歸不得任用怏怏不樂帝覺之因讌與肉大胾不設筯亞夫有怨色帝付廷尉饑食藁席九十日至餓死先時人相其有縱理入口當餓死果然

下有齊王好竽一條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貧賤誰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果成大名

隋文帝在位時已無道天下船長三丈謂其既大必能藏匿奸黨並令沒入官

昔有人出行逢一兎走頭擊樹而死其人得之後日日忘家失業專坐此樹下守兎有過者見之問汝何守株也如是

後漢竇武生時其母并生一蛇乃送山中及武母死
有大蛇至母棺柩側蜿蜒磕頭血流而去
郅都爲濟南太守誅豪族三百餘家不顧妻子
後漢韋逞母宗氏博究經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
紗窻授業
荀菘有女名灌菘爲襄陽太守爲杜魯所圍菘欲求
救於平南將軍石覽灌年十三率勇士千餘人踰
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救覽假兵救菘賊遂走
散

契苾何力西蕃酋種太守授右驍衛將軍事立功勳
太宗征遼至白雀城爲賊所圍服中賊稍猶極重
帝因傳令及拔賊城得行稍者高突鴉鶻太宗捉
付何力令自殺曰犬馬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
其主用刃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讐
遂捨之
郄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死日爲
其作誄者四千餘人
魯肅以義氣周急爲意周瑜爲巢長居母喪過肅求

糧時肅有米兩囤各三千斛指一囤與瑜瑜奇之
遂定交卒霸吳
晉王卓妻鍾氏名琰有藻鑒生女子淑求夫有兵家
之子甚俊欲妻之令與羣吏處琰自帷中竊視之
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遂止
其人數月卒
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
曰使臣調國亦如是遂以爲相果成王道
玄宗幸蜀裴士淹從駕馬上以商較當時卿相士淹
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健者也宋璟如何上曰
賢而泥者也論及數十人皆當其目末問李林甫
如何上曰妬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若陛下知
之何委用如此是之深也上俛首而無言
晉杜預拜荊州賀客皆集羊琇與裴楷後至客坐連
牀琇怒曰杜預以連榻待客拂衣而出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極每食一杯羹費錢約三
萬雜寶貝珠玉雄黃朱砂煎汁爲之至三煎即棄
其滓於溝中

漢昭帝納上官桀孫女其父名安策立爲后方年六
歲
唐蕭頴士開元中年十九歲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
無不該博然性褊躁忿戾無比常使一傭僕曰杜
亮每一決責便至瘡痍養平復爲其指使如故人
有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適善主而自苦若是答
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耳慕其博奧以此戀戀不能
吳諸葛恪妻晨起對粧臺一婢侍後忽躍身觸棟張
目大叫曰室家被害有頃家人歸曰恪爲孫峻所
殺
陳仲子異聞記曰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一女子四
歲不能走又不忍棄之乃懸籠於古塚中意謂他
日得骸骨及三年歸引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
曰食盡則餒見其旁有物引頸呼吸則效之故能
活廣定入視之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當不妄
玄宗偶與盜王博召太眞妃立觀俄而風冒妃帔覆
樂人賀懷智巾幘香氣馥郁不滅後幸蜀歸懷智

以其巾進於上上執之潸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時西國有獻香三丸賜太眞謂之瑞龍腦

晉荀爽女適陰瑜周歲瑜卒爽以女才高氣逸愍其少寡欲奪志再嫁郭奕遣所親人問之女私挾刃至爽奪之其後廣集親族設大宴方合令奕突出見之女令四角備燭與奕相見奕但危坐卽令備浴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刺臂血書扇曰以屍還陰氏自縊而死

晉者愚公居山之陰而出入有阻乃勗勵子孫移之山神見曰山極崇高汝何可移公曰吾生有子子復有孫子子孫孫誓而移之何爲不可於是神命夸娥氏爲之移之

秦於驪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詩書皆用李斯之計欲愚黔首焉

赫連勃勃本號屈子自改其姓云赫連勃勃言輝赫與天連殺人積其頭爲京觀謂之髑髏臺蒸土築城錐刺入卽杖築者死刺之不入卽鍛錐者死其造器射入甲者殺鎧匠不入者殺弓匠莫知所措

梁周興嗣爲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
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
開視之心如掬燥泥
劉幽求自朝邑尉爲中書舍人三日內拜相
太宗謂虞世南一人有五絕一曰博聞二曰德行三
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圖形凌煙壽年八十
一終
公孫瓚既殺劉虞則見有勝已者皆殺之男子年七
歲者不許入城傳達皆用婦人令語音雄者宣揚
其命
袁紹逼急乃先縊其妻兒姊妹然後自赴火而死
魏武殘人性命重伎藝有一歌兒性甚慧而聲響人
雲操愛其聲未忍殺乃於羣妾中求得二人聲如
歌者密令教授數月乃成聽之立殺其前者
晉范棨字明友時齊王芳被廢明友哭甚慟因不仕
景王輔政召之不赴稱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
不聞音家有婚姻諮訪之合意者即色不變否者
即卧寢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於所寢之車

唐狄仁傑爲安撫使除去淫祠一千二百所
張巡守睢陽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卽鴈數行飛逆
阮籍居母喪有吊客至籍哭卽嘔血伏雞滑澆
時苗爲壽安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
爲人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
制
季孫相魯家無衣帛之妾櫪無食粟之馬
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魚水中觸
沈木若有感因妊孕十月而生十于今西南夷其
裔也
唐高祖起義并州弟三女柴紹妻聚兵鄠杜閒以應
高祖高祖登位後封平陽公主號娘子軍克著勳
績薄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鹵簿自此始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
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
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旦而管誅臣賢不過湯
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國賢可恃乎
常擬有疾老子曰先生甚能無教語弟子乎擬乃

大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柔耶齒亡乎
曰亡豈非剛耶摐曰天下事盡矣
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者
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所親也有病則憂臨
死則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有奸也
隋朝徐德言妻陳氏叔寶妹因懼亂不能相保德言
乃破一鏡分之以爲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
持其半鏡於市內賣之以圖相合至期適市果有
一破鏡德言乃題其背曰鏡與人俱至鏡歸人不
歸無復嫦娥影空餘半月輝時陳氏爲楊素所愛
見之乃命德言對飲三人環坐令陳氏賦詩一章
即還之陳氏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宮笑啼
俱不敢方驗作人難素感之乃還德言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
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耻兄即與其
妹上崑崙山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
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煙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
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羣角衰左伯陶二人爲友而賢俱詣道途其遇風雨
糧盡計不俱存角衰乃併糧與伯陶得濟角衰入
[illegible]戶餓死

二十一日[illegible]

獨異志

前明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李　冗纂

齊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御者何馬也對曰以公家畜罷而不用收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遂束物以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矣

吳起卒母哭曰往年吳起吮其父疽父不旋踵而死今吮其子妾不知死所也

塞上翁失馬鄉人皆唁翁曰未必不為福明年引群馬至人復賀翁曰未必不為禍子孫家僮出入多愛乘馬墮折四肢鄉人復唁翁曰未必不為福又明年西胡入國國中但能披甲者皆征行之子孫家僮以殘毀免

楚王聘莊子莊子曰吾聞神龜死三年置巾藉之而藏之宗

羊角哀左伯陶二人爲友而賢俱詣道途其遇風雨糧盡計不俱存角哀乃併糧與伯陶得濟角哀入[illegible]戶餓死

二十一日海寧邸校完

獨異志

前明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李　冗纂

齊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御者何馬也對曰以公家畜罷而不用收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遂束物以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矣

吳起卒母哭曰往年吳起吮其父疽父不旋踵而死今吮其子妾不知死所也

塞上翁失馬鄉人皆唁翁曰未必不爲福明年引群馬至人復賀翁曰未必不爲禍子孫家僮出入多愛乘馬墮折四肢鄉人復唁翁曰未必不爲福又明年西胡入國國中但能披甲者皆征行之子孫家僮以殘毀免

楚王聘莊子莊子曰吾聞神龜死三年置巾藉之而藏之宗

廟堂之上比寧死為貴乎寧其生曳尾於泥中矣遂不赴楚聘

劉仁軌為相其從父昆弟皆為北海縣邑吏人有勸曰若與君相同籍而獨苦差科荅曰云云

漢張良字子房少時行至圮橋忽於橋上見老父墮履橋下顧良曰可取履良欲毆視為老倪為下履老人曰孺子可教明日早為期良往已在橋謂良與我期何後也明日復來良於是夜半往之少頃父至懷中取書一帙付良曰讀之王者師因使去戒良曰後十年濟北穀城相見即我也良佐漢王為帝師後往濟北穀城問人曰此黃石公祠即立廟

漢武帝遷淮南厲王於蜀巴道病死人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韓子齊王好竽每欲聽必三百人齊吹之南郭先生不知竽者濫求百人中吹竽食祿宣王薨後王即位曰寡人好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先生慚而退逃今冒祿者亦多如此

廣異記神宣室三種皆從吳方山太
學所借得託羅事拙膳繕類入獨異
志共成一帙以便披覽且免散迭之
苦

嘉靖戊申冬十一月四日袁表記

此志得之方山吳太學倩蔣子和謄
錄呂脩披覽

嘉靖戊申四月廿五日吳門袁表邦
正識